

02371

史記菁華錄

上

李純彬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大特色

一本書用殿版初印本精印。字畫清晰。
 一尋常石印本。任意割裂。顛倒錯亂。隨在皆有。本書特請通
 人精校。毫無訛脫之弊。
 一尋常石印本。或分數層。每行至四五十之多。閱之殊傷
 腦力。本書用直行。每行三十一字。最爲適中。
 四本書四邊寬大。頗適觀美。

殿版四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用中國賽連
 紙精印共計
 五千餘頁訂
 四十八冊

定價每部
 大洋十元
 外部另加郵費

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字
版印行

史記菁華錄題辭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諷炙輠而味益深長顧其夥頤奧衍既不能束之中筭又往詰評林迄無定本嘗欲抽挹菁華批導窾卻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胸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爲快事矣客有諗於予者曰史記者龍門一家言也而肇摘刺取之能無剽撈之訾乎予曰客蓋未達乎文章之原者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尙書事爲春秋此史記之名所由昉也自左氏因春秋之文作內外傳於是言與事始並著於一篇之中宋真德秀論次文章正宗特分議論敘事爲兩途實原本尙書春秋之遺意而判厥町畦故其錄左國史漢之書一篇之文有割其事於此而綴其言於彼者蓋文選以下別無薈萃古文有之自德秀始而其法已然且左氏用編年之法每自爲一篇以盡一事之本末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符後世記誦之學亦各取其一節之精妙而命之曰篇其來舊矣顧獨於史記而疑之乎蓋古人之讀書也既知夫三倉五車之才選於千萬人而不能以一二遇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不亦殆

乎又以爲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卽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畧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今夫龍門之文得於善遊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泝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橫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之泱泱覩九嶷之芊綿蒼梧之野巫山之陽朝雲夕煙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歷鴻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王之雄圖鷹揚豹變慷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弔蠶叢魚鼈之疆場變天梯之險縈紆晦宵巉峭幽深吾於其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履雍容魚雅穆如清風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前奇已過於其中間歷荒隄而經破驛頑山鈍水非其興會之所屬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遊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吾見今之耳傭而目僦者日置全史於几案之旁自成童以迄皓首固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鈎章棘句卽掩卷不遑卒讀者徒琅琅於管嬰夷屈數傳又不得其竅卻之所存猶且號於人曰剽撈之千古也其爲自欺以欺人豈不足胡盧一笑哉客無以

難遂書其語於簡端凡史記舊文幾五十萬言今掇其五之一評註皆斷以鄙意視他本爲最詳約亦數萬言龍門善遊此亦如米海嶽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間臥遊之逸品也因目之曰史記菁華錄云

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苧田氏題

史記菁華錄目錄

卷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功臣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六國表

封禪書

卷二

河渠書

平準書

越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卷三

絳侯周勃世家

伯夷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商君列傳

張儀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列傳

信陵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卷四

廉頗藺相如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刺客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淮陰侯列傳

韓王信盧綰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卷五

張釋之馮唐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霍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列傳

卷六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貨殖列傳

滑稽列傳

太史公自序

史記菁華錄卷一

秦始皇本紀

先儒謂秦時
詔令難以吏
讀自是一種
文字然謨詰
之下漢詔之
前實另具一
段精嚴偉麗
光景此其第
一令也絕大
不羣

先自定議復
稱制以可之
也稱制可奏始
於此實為娟
峭以三十餘字
有援引有辟
宕有斷制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略中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以謙助作等

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案前六國罪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

功傳後世其議帝號言下已前無古人矣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初秦

職如此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

制看其即將前令數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

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秦人萬古罪案臣等謹與博士議曰致有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古拙可愛此即封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

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之古極動采上古帝位號

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又了事制曰朕聞太

古有號毋諡首援太古為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

也甚無謂朕弗取焉斷得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

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意極愚而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填鎮古字通用亦有

爲秦計誠非
然千古不能
易者積重之
勢使然也

纂法最古健
絕去一切支
葉

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下其議亦始此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

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凡人臣引議不援目前所至切者爲言則其辭難申斯得其旨矣相

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總只申初令之旨細味自知今海內賴陛下

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

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數言利害皆盡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

是。始皇語語有蓋世之氣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官三更名民曰黔首。大

酺。以大酺收分郡案下又逐件起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

宮廷中。兵一銷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律二同地東至海。暨

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三與地徙

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四建

三十四年。畧中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

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

不賓服。亦卽初并天下之令衍出來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

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

始皇初令羣臣所既有五古所未有故帝所不及凡進諫者皆以謗古為本

前段專駁淳于故文勢作後段歸獄詩起書特更端另

妙在寫得紛紛難雜便見詩書煞甚壞

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喜操切此言非所樂聞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痛切而諫容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重字妙有激射非忠臣。始皇下其議。越言亦懲

知下其議可不謂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喻有君人之度乎變異也。曲引古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此段為焚書案然腰提儒生過失實為坑儒伏脉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

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諸生罪案已定其語甚辣妙在遠住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

莫之能一。亦從平定一統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人各以其所私學者為善且句曲而動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

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二句皆指是古非今者言之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秦時奏議凡欲重其罪者多疊雜而

出之如逐客督責諸書皆然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續入操切人心孔禁之便。臣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古制也兩層上指記事之書下指記言之書甚明劃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史記書華錄 卷一 秦始皇本紀

擬令要一字
無虛設先秦
此文不可及如

本紀無稱字
之例此獨稱
字者所以別
於真帝也史
遷深惜項羽
之無成故特
刪此格
提出項燕王
窮以著秦項
世仇提出著
為楚將以著
霸楚緣起

每吳中云云
數句正註所
皆出項梁下
一句也看以
是知其能五
字自明古文
針路皆如此

當教以兵法
時固已知其
可用此處奇
字直有可使

吏知見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此詳其罪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律外餘文甚周匪此制曰可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諸紀傳無特著初起之年此獨大書之所以為三年滅秦五年亡國作根本正是痛惜之意

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

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特寫兩不成一不肯竟學羽之結局已大槩可

見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語偏強而說書

劍處又有層折見劍雖差勝於書而意猶未厭也如聞其聲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

學真英雄氣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妙用孟子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句法

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雅名甚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

見奇處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

而代也變得妙與高祖語互看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以此與前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史公一生得意此四字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

矣項吳中子弟緊密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通字疑守之名諸解

南面之想矣
細思自辨

守既知項梁
能即委之可

耳何爲又扯

楚亡去之桓

何時就乎跋

前電後如此

所以卒買其

首也

夾敘二項各

各鬚眉欲活

寫生妙手

不特回顧主

辦一段也古

文摹寫人處

往大處不小

寫寫一二小

事轉覺神情

欲活此類上

三毫法也不

必謂實有是

事

起范三句

字字無浪下

未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

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守所見亦是而卒見殺觀其辭氣需緩正與羽之才氣相射也是時桓楚亡在澤中夾入一句敘事

法好筆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趁風起帆機譬之極勢如脫兔梁乃出誠籍持劍

居外待梁復入敘項梁如生龍活虎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

入須臾梁眴捷迅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如此起局自然只成羣雄事業項梁持

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

起以上皆以梁爲主籍爲從故只如此寫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臨括遂舉吳中

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二句夾敘法合所舉所收共八千人也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

候司馬校尉將兵者候軍候主偵敵司馬主軍政賞罰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開處著筆最妙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

將徇下縣先作一結下文另起一案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

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

引兵西擊秦夾敘一事非傳中正文也看其簡處則極簡兩行中寫許多情事如此作文方無喧客奪主之患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

西如椽之筆與傳末作章法

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借陳勝引入有把握

年七十與羽
年二十四自
相父應原
欲借虛名以
立基業耳東
坡謂弑義帝
爲疑增之本
似太認真之
謬以其祖之
謚卽爲其孫
之號非偶然
惑衆之計而
何

此段特爲懷
王用宋義張
本非項氏傳
中正文而其
結構圖密似
國語文字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倒至今。故楚南

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之說。今陳勝首事。遙接敗固當句。不立楚後而自立。

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應起句。爲

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寫

關色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點破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李斯。益輕秦。有驕

色。爲案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宋義語只是尋常見識耳幸而中亦不幸而中卒以此殺其身

也。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時田假立爲齊

王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梁卽項曰。然曰。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公徐行。語生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

大破之。定陶。點明定陶項梁死。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裝頭長句法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

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語甚微輕正妙在說得無甚深要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懷王殊非姬姬下人者然此真孟浪之舉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

公。特插此三字爲後案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點出一段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

公。

公卿二字古

人相尊之通

稱卿子猶公

子也冠元也

軍戎也猶名

待新美而名

之以試其鋒

豈也哉謬

宋義庸妄不

難一見而決

計是時好奇

末將豈有不

置一策之理

且項羽歷數

宋義之失言

言中竅非羽

冠軍如後世特置之銜欲以尊異之

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

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

之蝨不可以破蟻蝨二謂於情事不切而必引之活畫出宋義頭巾氣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

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此謂而不行之故夫被堅

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前引後收聽聽如見此輩甚多胡可勝道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狼如羊貪如狼軍令亦新甚韻甚彊不可使者皆斬之暗指項羽欲以此折其氣乃遣其子宋襄

相齊身送之迂緩發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法染士卒凍饑項羽曰將

戮力而攻秦句總提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此就利害上言之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此就義理上言之乃曰承其敝夫

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於義既不當於勢又無益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健

有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又假大義以責之羽安能及此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寫出隱恨來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先指而徇其私又帶定選子周匝之至非社稷之臣項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

若無送子相齊一著何以蒙惡聲哉

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

楚者將軍家也妙妙提出項氏隱憂偏不附會楚王陰令之說而詞又未畢直畫亦畫不到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